

冬至后的一场大雪,捂实了大地。村里,黑白分明,村外,只剩下厚厚的一片白。天地间亮堂堂。

生产队彻底放松了,社员们开始忙过年。

年,对人们来说,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力。一年忙到头,不管年终分配得到的余粮钱有多少,总得开开心心过个年。

忙过年,还真忙。各家掸尘,清洗,做新衣,蒸团(团,一种糯米粉与普通米粉混在一起做的实心圆子。那时,我们那里的团是过年的一等点心,就像城里人家做的包子),备菜,忙装饰。过新年,得有新气象,装饰是少不了的。

忙装饰就是贴对联、画落、年画。买对联,要花钱,有点舍不得,不如买两张红纸,家里该贴的就全都有了。

写对联当然得找上过学的人。上学,就要会打算盘,会写大字、写对子。不然,上学还有什么用?新农民来了,理所当然得写对子。

知青屋来了好多拿着红纸的社员,我们可有点受宠若惊了,虽然没正经练过字,也要硬着头皮上,就是怕字写不好让人笑话。

有人带着要写的内容来,有人随便请写的人给写什么。我们就想办法找报纸,从报纸上找相巧的内容。好多话是现成的,再加上我们想出来的。写得多的有:听毛主席话 / 跟共产党走,吃水不忘掘井人 / 幸福不忘共产党,戴花要戴大红花 / 听话要听党的话,节约是美德 / 劳动最光荣……给保管员家写的是:红色管家 / 人人放心,给生产队长家的对子是:火车跑得快 / 全靠车头带,给我们自己的对子是:广阔天地 / 大有作为……

写的都是革命口号。然而,农民对生活的希望对美好的企盼还是很具体地体现在了好多特定的地方。如:碗橱门上的是:油盐酱醋茶 / 调得五味香,一人巧作千人饭 / 五味调和百味香。还见到有

不写春联好多年了!春联是对子,对子不一定是春联。农村总把春联说成对子,写春联自然就叫写对子。小时候,闻到炒瓜子香、炸肉圆香就快过年了。“小七子,明天把门对子写下子。”父亲吩咐我,明天就一定是大年三十了。上小学开始写大字,家里写春联的任务就从父亲转移到我身上。父亲上过两年私塾,字也不赖。那时一大家子能吃饱饭都不容易,自然没钱也没闲练字,唯有春节写春联,家家要贴。父亲偶尔也写,写完总是摇头,连连说:“手硬了!手硬了!”一声长叹!我写,他在旁边看,偶尔也指导,也讲讲对对子的故事,年年如此。像“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当铺当东西”等这样的有关对子的故事都是父亲讲给我听的。

春联写多了,也就有了套路,做生意的来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人房门

儿时过年就巴望看热闹。家乡高邮踩高跷最有年味,大年初一到初五均有踩高跷队伍轮番上阵表演高跷技艺,向人们祝福新年,可谓热闹非凡。每到过年我就乐开了花,听到锣鼓声就跑上街头看人踩高跷。我童年生活在县城,依稀记得高邮城北米厂工人高跷队最出名,演艺水平也不得话说。队员们脚上绑高跷(木制圆柱形棍子,顶端固定脚板形木板),高跷约一米五至两米样子,脚踩高的一端,底端包一橡皮之类的软物便于巴滑,人踩在上边迈腿行走。队员穿上传统彩色服饰,从城北米厂出发途经珠湖路、人民路路西向南直至中市口,在中市口稍作

最近,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宣传视频《啥是佩奇》走红网络。视频中,留守农村的爷爷为住在城里的孙子准备新年礼物的温情故事,勾起了儿时过年的回忆。

有一年,我家养了两头猪,一头白的,一头黑的。父亲说,年前杀一头黑的,卖一头白的。听到这话,我和弟弟兴奋得一夜未眠,脑海里想的全是包饺子、红烧肉的美事。

到了杀猪的那天,家里聚集了好多人。有帮忙的男人,还有看热闹的妇女和孩子。一锅水烧开后,父亲轻手轻脚地跳进猪圈,拆开一个挡板,小心翼翼地将肥猪赶出来,几个壮汉一拥而上,有的拽猪尾,有的揪耳朵。肥猪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妇女赶紧捂住孩子的耳朵。肥猪被按到两只大板凳上,杀猪匠将烟头一甩,取出锃亮的尖刀,猛地一下捅进猪的要害,鲜红的猪血流进了母亲准备的瓷盆。待猪停止挣扎,杀猪匠又忙着烫猪刮毛,一会儿工夫,一头黑猪便变成圆

人家的碗橱上写有:一庭多乐事 / 五味俱全香。不知从哪学来的,很文气。鸡窝门上写的是:鸡生大蛋,鸭栏门上写的是:鸭生双黄,写在猪圈门上的

是:猪长千斤。锅灶的烟囱旁边贴着:上天言好事 / 下界保平安,祈盼着来年全家人健康康。再困苦的人家,都要贴上如此充满希冀的话语,寄托了农民对摆脱贫困、对温饱生活、对家人平安的一腔渴求,也不管“四旧”不“四旧”了。

除了要贴对子,还要在堂屋的二梁上挂画落。这画落可就复杂多了。一种是剪纸类的,在红纸上镂空出各种吉祥的图案,配上简单的革命化的如破旧立新之类的文字,这是要花钱上街买的。年前要上一趟街打年货,街在三垛镇上。谁喊一声上街啦,会有好多女人应着,等我一个等我一个。一下子串上十头八个。大家走在一起,有说有笑,热闹。

还有一种是买纸回来请人画。画画落的可都是能人,要在上面画上各种图案,以花卉为多,再配点几何图案和文字。

听说新农民会画画,有人拿了红纸来,要我画画落,可我对什么是画落一无所知。于是有人就带我去有画落的人家看。可我无笔无颜料,有人又找来了小学生的毛笔,黑头,洗了半天也不见清水。没有白色颜料,有人说用奶水调牙粉。我一头雾水,哪来的奶水,牛奶也找不到。有人说某某人家刚生完孩子,有奶水呢。于是又有人乐颠颠地讨奶水去了。不一会儿,竟要得小半碗来,看得我真不好意思。

这人奶调牙粉能画画,第一次听说。用白牙粉掺了人奶,倒也是白乎乎的,用笔舔了描在红纸上却不明显,再加牙粉,调得粘稠稠的,太稠了又拖不动笔。调来调去,牙粉花了不少,效果也不明显,够呛。

好歹画完了,这哪是画画,这是受罪!以前他们都这样画么?早知道,买一瓶白广告色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前来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开车的“喇叭声声招财,车轮滚滚进宝”。写好还得贴,古人竖版从右向左读,现在横版,从左向右读,怎么贴成了难题。我

的经验看横批,横批从左向右写,左边贴上联,反之右边贴上联。

春联也好、对子也罢,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亭阁楼台、名寺大川都有对子。西湖边的岳飞庙用的是他自己写的:三十功名尘和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前段时间去济南大明湖玩,看到一副对子:三更画船穿藕花,一盏寒泉荐秋菊。还有一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谈对子,不得不谈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红楼梦》中对子非常多,慢慢读,细细品,五体投地!

不写对子二十五年了,老父亲也已离开我们二十五年。

休整后向东拐弯后上文游路继续“游行”。高跷队伴有腰鼓队,锣钹鼓开道,沿途市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高跷队员向两旁挥手致意。街上人流涌动,我们小孩个子矮看不到,大人们干脆就将我们骑在他们肩膀上,任由我们与高跷人比个子,现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的童年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父母下放川青农村,年龄只有十三岁。过年的时候一心要看踩高跷,好在我家离临泽镇较近,只有三四里路,我独自一人去了镇上看了踩高跷,真是过足了瘾。

滚滚的白猪了。杀完猪,母亲脸上溢着笑,开始忙着打理猪肉内脏、猪血和猪肉。接着,厨房里便冒起炊烟,猪血子汪豆腐、炒猪肝、萝卜烧肉,母亲将一道道散发香味的“杀猪菜”端上桌,父亲倒上早已准备好的酒,款待帮忙杀猪的人。由于用餐的大人多,小孩不上桌。我、弟弟和一些邻居的小孩闻着肉香,舔着嘴唇,眼睛直盯着锅里的菜,生怕这些菜全部端上桌。见我们个个像个馋猫似的,母亲便用小碗盛些热气腾腾的美味,嘴里直说“让你们吃个够”。有的小孩都来不及拿筷子,干脆用手抓肉。

第二天,母亲还会给左邻右舍送些猪肉,并廉价卖掉一些,多余的则腌制起来。过了年,母亲隔三差五会割些咸肉,切成薄片,加些生姜葱蒜,放在饭锅里清蒸。吃着这些香味十足的咸肉片,我们好像过上了神仙日子。

忙过年,忙过年,越忙越有年味儿。

以往,年前有几忙。忙裁衣纳鞋底。十冬腊月天,家家做新衣新鞋。农村家庭妇女除了干农活、做家务,还要忙着做针线活。上集扯几尺布,为孩子做新衣、新鞋。孩子盼过年,盼什么?不就盼个吃好点,穿好点?

春米粉,忙年蒸。蒸团、蒸糕,需要面粉。面粉是人力春出来的,或用石磨磨出来的,那个忙乎,难以言表。

多劈柴禾为烧煮。农村家庭大锅灶,过年要烧硬铮草。像棉花秸、豆秸、柴禾都是烧锅的硬铮草。每年我家都要备点柴火,腊月里劈柴火,直劈得脱了棉衣。麦秸草、稻草不能烧,因为火烧不旺,草木灰又多,塞满锅膛

在农村过年,拜舅舅年是件大事。每到大年初二,各家各户都早早地吃好早饭,穿上新衣服,整装待发去拜舅舅年。

1961年正月初二,我和姐姐去拜舅舅年。舅舅住在“发财庄”,离我们家

家有5里路程。我们姐弟俩一前一后,踏着泥泞的小路往“发财庄”赶,那年姐姐10岁,我8岁。去舅舅家要经两道小木桥,要过一条南关灌渠,舅舅家就靠近南关灌渠。那时南关灌渠上没有桥,姐姐拉着我的手准备下坡过渠,她左顾右盼之后对我说:“小来,小心点,别跌脏了新衣服。”我嘴上答应着,手拽着姐姐往渠下走,姐姐脚一打滑,我们姐弟俩同时滚到了渠底。我和姐姐都滚成了“泥人”,更糟糕的是那个“狗头包子”(用纸包裹的食品)跌散了。

这“狗头包子”是给舅舅拜年的“礼”呀!父母为这个“礼”费尽了心思。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靠吃树皮、嚼草根度日。我和姐姐都瘦得皮包骨了,家里哪里还有钱给舅舅买什么“礼”。母亲从生产队萝卜地里掏了几条

儿时春节前,身为教师的父亲不仅替乡亲们写春联,还教我学着写。他戴上老花镜,站在八仙桌前,叫我拿毛笔在砚池蘸满墨汁。我握着毛笔,小手不停地颤抖。父亲见状,索性抓住我手,挥毫写下“忠智礼义传家宝,友善诚信处世风”的春联,搁笔后笑呵呵地说:“这14个字涵盖儒家思想核心,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懵懂地眨着小眼睛,默默记在心里。

父亲老来得子,十分娇惯我,可他“惯儿不惯学”。我上中学时,他要求我背诵《岳阳楼记》,我涨红了脸,只念出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就卡了壳,怔怔地搓着手,就是想不起来后面的句子。父亲沉着脸,手敲着桌子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学习和练毛笔字一样,必须持之以恒,温故知新。”为此事竟然好几天没理睬我。望子成龙的他让我书写“家风家训家积

“收实蛋啰,收实蛋啰——”每年冬季、开春,收实蛋的陶大爷便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叫唤着。小时候一听到这叫唤声,村子里妇女们都很高兴,纷纷从家中拿出贮存

的鸡蛋、鸭蛋,前来换零钱。陶大爷其实岁数不大,四十岁左右,个不高,皮肤黝黑。身边有个小女孩,年纪与我们相仿。估计是陶大爷的女儿,陶大爷到哪,她到那,帮陶大爷照看着两个大筐子。筐子一头是能孵出小鸡小鸭的蛋,叫实蛋;一头是普普通通的鸡鸭蛋。实蛋贵一点。

陶大爷比较精明,哪个村子公鸡多,他最清楚不过,公鸡多实蛋才多。我们那时不懂,只觉得好玩,问大人什么是实蛋,大人

人们的回答就是能孵出鸡鸭的蛋。陶大爷也真神,居然能凭借手的摇晃,与对太阳的光照来判断是否实蛋。我们感到好奇,也拿着鸡鸭蛋对着太阳照,但什么也没发现。他说里面有个白点,我们也不知真假。

陶大爷辨完了蛋便开始记账,算账,算盘拨得挺响。也有“不差钱”的庄邻,不要钱,预定清明左右的鸡仔、鸭仔。

来年开春,陶大爷便挑着担子,来到庄上。此时村庄便热闹起来,陶大爷的两个筐子里更热闹。小鸡仔、小鸭仔,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们小伙伴们便开始为家里选小鸡、小鸭,哪个精神就选哪个。陶大爷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只允许我们选一次。也是,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容易受伤。

选完鸡鸭,回家便用颜料做上记号。男人们同陶大爷抽着烟闲聊着鹅仔的价格与数量。过不了几天,小鹅也进家了。

于是家家户户就用芦席围成栅栏,里面放个

让人怨。

杀年猪,磨豆腐。以往,农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不少人

人家圈养一头猪,平时一瓢水一瓢食,一篮子青草,土养猪。用当时农家人的话说,养猪赛如开小银行。因为猪脚灰可以肥田,猪肉留一部分过年,还拿出一部分卖钱补贴家用。磨豆腐也是。农家每年都种些黄豆,过年时几乎家家要磨豆腐,自家磨豆腐自家吃。豆腐是家常菜,可红烧豆腐块,可以汪,也可以劈块豆腐放进菜汤锅里,清

白白地吃下肚。还有许多忙。现在都不用忙了,什么买不到?许多人宅在家里鼠标一点,大门边不出,年货到了。不要抱怨年味越来越淡,因为人越来越闲了。

二交(第一次挖过了)胡萝卜,父亲跑到邻大队表叔(生产队长)家讨来半升大麦面。煮熟胡萝卜捣烂拌上大麦面,捏成“大京果”,上笼蒸熟晾干后,用纸包好,这便是给舅舅拜年的“礼”。

姐姐看着撒在泥上的“大京果”哭了。我安慰姐姐说:“姐,你别哭了,哭有啥用,我们得想个办法呀。”姐姐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想什么办法呀,包的纸都破了,拿什么来包?”我望着撒在泥土上的“大京果”,肚里的“馋虫”使劲地往口中钻。早上在家喝的一碗菜汤,一泡尿后肚子早空了。我说:“姐,我们不如把‘大京果’分吃了,回家告诉爸妈,去过舅舅家了。”“你想说谎?不行!”姐姐态度非常坚决。她摘下裹头巾,一个、两个地把“大京果”往头巾里拾,我也在一边帮忙。

“小来,你们跌脏了吧,我来了。我知道你们过干渠危险……”“舅舅来了!”我高兴得叫起来。舅舅把捡起的“大京果”分给我和姐姐吃了之后,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拉着我,去舅舅家。

后来,父亲年龄渐大患上腰椎病,不能为乡亲们写春联了,便让我写,内容由他敲定。接过乡亲们送来的红纸,他根据各家情况,让我分别写下“从戎爱国

家,报国筑长城”“礼貌待客生意兴,童叟无欺心常乐”“勤劳致富,科技生财”等春联,并不时颌首微笑。1983年我参加工作,与“电”结缘。一天施完工,我将一根废旧角铁悄悄地用于家中猪圈的梁上,被父亲发觉后,他板着脸指着我生气地说:“你怎能拿单位东西呢,赶紧换下来!”那年春节,年近耄耋的父亲顾不上腰疼背痛,咳嗽着叫我铺好红纸,左手撑腰,右手挥毫,面色凝重地写下“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的春联,还加上“宁静致远”的横批,叫我贴在自己的房门上。

鸡笼。在春日的阳光下,鸡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莴笋叶子是它们共同所爱。

于是我们便盼望着它们快快长大。小鸡只要两三周便可以区别公母,这时看见公鸡多,小伙伴们就高兴,公鸡不生蛋可以杀了吃嘛。大人们心情就不是太好,只好再等陶大爷来了。

春意越来越浓,鸭儿鹅儿便回到家后池塘里生活。池塘里的水草刚冒青,鸭儿鹅儿欢快地叫着,在水中扎猛子。放学回家,我们便把池塘边的青菜拔了扔给它们,或者到门前的河里搞点水草、小鱼、螺蛳喂它们。

暑假来了,鸡散羽毛了,鹅也有一斤开外了,几只鸭子仍在池塘里养着。我们就多了一个差事。早上天刚亮,便挑着两个鸡笼去场头放鸡。场头上是去年收麦子、稻子固定的场地,遗留的粮食多。现如今种上黄豆,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这便成了鸡的天堂。

回家吃完早饭,便去放鹅。二三十只鹅,价钱不菲,是我们的秋季学费。拿根竹竿,顶端系上布条,赶着鹅,不让它们糟蹋秧苗。哼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寻一处树阴,看鹅儿“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倒也有趣。

傍晚,鸡鸭鹅纷纷回来。我们便开始捞水草,喂鸭鹅。鸡有时也赶来凑热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一晃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鹅也有一百天了,出栏了。留下一两只鹅,过中秋。陶大爷的叫卖声变成了“收鸡蛋啰,收鸡蛋啰”……原来陶大爷边收鸡蛋边收欠款了。